

张锡纯论治崩漏之特色

655000 云南省曲靖地区妇幼医院 陈金荣

主题词 崩漏/中医药疗法 补气(中医)

固冲汤/治疗应用

近代名医张锡纯在崩漏的论治上,能针对病因切中病机、标本并举、巧妙组方,做到扶正而不碍邪、化瘀而不伤正,既师古训,又别开蹊径、运用自如。张氏所著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创拟的“固冲汤”、“安冲汤”,为治崩漏之代表方,对后世医家颇多启迪。

一、崇健中土,善补大气

女子以血为本,凡经、带、胎、产,均与血液的充盈及脉道的通利有十分密切的联系。气血之生化,乃源于脾胃,脾胃健则气血充,阴阳和则脏腑调,从而保证月事的恒常。

张氏指出,“夫大气者,内气也”,“大气不仅为诸气之纲领,并可为周身血脉之纲领”,“大气陷后,诸气无所统摄……在妇女更有因之血崩者”。张氏治疗崩漏,崇健中土,善补大气。健中土,融李东垣理脾、叶天士治胃之专长,善用白术配山药,补大气,善用黄芪配白术。张氏认为,黄芪补气之功最优,谓“黄芪升补之力,优善治流产,崩带”、“妇女气虚下陷而崩带者,可用之以固崩带”。

张氏治崩漏的“安冲汤”、“固冲汤”,皆以黄芪、白术为主,以补气健脾复统摄之权。若崩漏下陷甚者,重用黄芪以补气升陷。如张氏治一妇人骤得下血证甚剧,半日之间即气息奄奄,用生黄芪30克急煎灌之;随又投固冲汤,并将方中黄芪加重至30克,服药4小时即血止,“愈如平时”。若属脾阳不振、统摄失职所致崩漏者,重用白术以

补土扶脾。如张氏治一妇人下血量多不止,分毫不敢多食,食则泻泄,遂投安冲汤去黄芪,重用白术至30克,1剂即血止而愈。又治一妇人因行经下血不止,问其饮食不消、大便滑泻,知其脾胃甚虚所致,遂投治下血药中加白术30克、鸡内金30克,服1剂即止血。

纵观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,其中治崩漏病共15例医案,均以安冲汤、固冲汤化裁治之,而用黄芪、白术者达11方之多。

二、既善固冲,又重化瘀

月经之恒常与脉道通利有密切关系,崩漏的成因及病机演变,无不与瘀血有关。劳伤冲任,可致崩漏不止;其他因素形成崩漏日久,离经之血停留机体而瘀阻冲任,使血不归经,均可导致漏下日久难愈,或加重病情,造成崩漏更剧。张氏治疗崩漏,既善固摄冲脉,又善化瘀。

张氏宗《内经》“四乌鲋一芦茹丸”之旨,在临床验证了茜草、海螺蛸治疗崩漏之疗效可靠,谓“而愚对此二药,其能治崩带洵有确实征验”。如治一董姓妇人,患血崩甚剧,先授予重剂黄芪、白术及辅以龙骨、牡蛎、萸肉等收涩之品,服药后病稍见愈,遂即原方加茜草、海螺蛸,服药后血止而病顿愈。由此张氏“遂拟得安冲汤、固冲汤二方,于方中皆用此二药”。又如一妇人患血崩,医治月余不愈,张氏诊视,观前医所用之方为安冲汤去茜草、海螺蛸,故仍以前医之方加茜草、海螺蛸。服药1剂而愈。遂

张氏指出前医不效之因,曰“彼但知茜草、海螺蛸能通经血”、“不知二药大能固涩下焦,为治崩之主药也”。

对于经血的调治,历代医家均以冲任二脉论治。张氏宗《内经》“太冲脉盛,月事以时下”之旨,认为冲脉“上隶胃阳明经,下连于肾少阴经。有任脉为之担任,督脉为之督摄,带脉为之约束。阳维、阴维、阳跷、阴跷为之拥护”,指出“冲与血室相通,在女子则上承诸经之血,下应一月之信”。张氏尤重视对冲脉的调治,善用龙骨、牡蛎。张氏谓:龙骨、牡蛎皆能治“女子崩带”,“最能摄血之本源”、“二药并用,能使血之未离经者,永安其宅,血之已离经者,尽化其滞”。

张氏治崩漏的两个代表方安冲汤与固冲汤,均配有茜草、海螺蛸、龙骨、牡蛎等四味药。认为,“茜草、螺蛸以化其凝滞而兼能固其滑脱;龙骨、牡蛎以固其滑脱兼能化其凝滞”;龙骨、牡蛎“为收涩之品,而兼具开通之力也”,茜草、海螺蛸“为开通之品,为实具收涩之力也”。四药汇集成方,其能开通者兼能收涩,能收涩者兼能开通,从而达到固冲而不留瘀、活血而不伤正,尽收相助为理、相得益彰之功。这就是张氏遣药组方之奥妙所在。

三、圆机活法,运用自如

张氏治崩漏,既遵古训,又圆机活法、运用自如。张氏所创之安冲汤与固冲汤,立论新颖,组方巧妙,运用灵活多变。如对固冲汤的应用,强调“脉象热者加大生地30克,凉者加乌附子6克,大怒之后,因肝气冲激血崩者,加柴胡6克”。如治一血崩证,先用固冲汤不效,即加柴胡6克,1剂而愈。据此张氏又总结出柴胡升提、“为治崩要药”之经验。后治天津一徐姓妇血

养血、柔肝，为白芍的主要功效。在傅山调经方（仅指《傅青主女科·调经》所载）中，以此为基础，将白芍用于以下几个方面。

一、养肝血

径而养之。白芍为养血的常用之品，更是养肝血的首遣之品。例如，在为“大补血而引之归经”所制之加减四物汤的方解中谓，“四物汤乃补血之神品”，白芍即为“四物”之一。在下文例方中，凡是养肝血，无不以白芍为主。白芍养血，又味酸入肝，因此更能直接养肝血，为养肝血所必需。

二、补肝精

养血以补之。例如，温经摄血汤为补中温散所制。补者，“大补肝、肾、脾之精与血”。白芍、熟地重至一两，知为大补所投，其中白芍显然偏补肝之精血。白芍养肝血无可置疑，然何以能补肝精？精血同源，二者相互资生、相互转化，故养肝血亦能补肝精。

三、助肝用

养血以助之。例如，顺经两安汤为交通心肾所制，方中却兼用白芍、当归等以养肝血。缘何养肝血？“肝乃肾之子心之母也，补肝则肝气往来于心肾之闸，自然上引心而下入于肾，下引肾而上入于心，不啻介绍之助也”，说明养肝血旨在增强肝气联系、协调心肾之气的作用，以促使心肾相交。血为气之母，

崩证，遂用安冲汤加柴胡，服药1剂，其血顿止。又如张氏治李姓之女，下血不止，六脉细微，投安冲汤重用萸肉，3剂而愈。再治一妇人忽然下血不止，脉洪有力，心中热且渴，先投予安冲汤化裁治疗未愈，遂改用白虎加人参汤以山药代粳米，方中重用生石膏90克，服后热退血渐止，又复以安冲汤1剂，症除病愈。

张氏治崩漏，既善于变通应用

傅山调经方中白芍之用意

443003 湖北省宜昌医学专科学校 卢训丛

主题词 《傅青主女科》 白芍/治疗应用

养肝血则肝气充而富有活力，自能尽其用。

四、调肝气

养血、柔肝以调之。例如，宣郁通经汤为解肝郁、降肝火所制，方以白芍、当归、丹皮为君，且奏功神速。丹皮入肝，能“治血中伏火”（《本草纲目》），用之得当。然白芍、当归本不解郁降火，用之何理？释之曰：“补肝之血，而解肝之郁，利肝之气，而降肝之火”。肝为风木之脏，以血为本，体阴而用阳。肝血足、肝体柔，则肝气冲和条达、疏泄不郁。然妇人经、孕、产、乳均以血为用，以致“妇人之生，有余于气，不足于血”（《灵枢·五音五味》），故调经时无论何证均须顾护阴血。对于肝失疏泄而“郁火焚烧”者，以白芍、当归等养肝血、柔肝体，必收解肝郁、降肝火之效。

五、益肾水

养血以益之。例如，两地汤为专补肾水所制，方解云所用诸药“纯是补水之味”，无疑方中白芍亦为补水之用。“水”谓肾精也。白芍养

成方，也注重收集民间单方草药。如单味应用鲜莱菔、天茄子、奥科子等治疗崩漏，均有明确的记述。

张氏治疗崩漏的方论及经验，严谨而有法度，疗效可靠，值得后学者借鉴，并在临床实践中进一步深入探讨。

（作者简介：陈金荣，男，39岁。1975年毕业于云南省曲靖卫生学校，现任云南省曲靖地区妇幼保健院主治中医师。）

肝血，而肝肾同源、血能化精，肝血得养则肾精（水）受益。

六、散外邪

柔肝以散之。例如，加味四物汤为补养肝血、通郁散风所制，白芍用至五钱，是其主药之一，用以“宣肝经之风郁”。白芍可柔肝体而舒肝气，肝气得舒，则肝经之邪无郁滞之机，故可建功于“宣肝经之风郁”。

七、防药伐

养血益水以防之。例如，清经散主治之证为“肾中水火太旺”所致，然“治之法但少清其热，不必池其水”，方中反而用“滋水之味”。此以悖谬，而实则另有其图。“火不可任其有余，而水断不可使之不足……火泄而水不与俱泄，损而益也”，即用“滋水之味”防泄火之品劫伤其水。白芍养肝血、益肾水，与熟地同属方中“滋水之味”，共奏防伐之功。

傅山调经方用白芍的用意尽括于此。上述例方之外，在调肝汤中为调肝气，定经汤中为补肝精、调肝气，助仙丹、顺经汤及益经汤中为益肾水、调肝气。

傅山制方遣药考虑周全，别具匠心，尤能灵活运用脏腑及精、气、血之间的关系，从其调经方应用白芍可略见其一斑。

（注：引文未注明出处者，均引自《傅青主女科》，科技卫生出版社，1959年3月新1版。）

（作者简介：卢训丛，男，36岁。1982年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，现任宜昌医学专科学校讲师。）